



对麦克卢汉媒介思想研究现状的检讨

发布时间：2005-05-25

阅读次数：144213次

本文章来自：sjc

□ 石林 冉华

在西方传播学发展史上，麦克卢汉是一位引人注目，又颇受争议的学者。从60年代的名声卓著、满城争诵，到后来的寂然无声，麦克卢汉的学说被认为是陈旧的、过时的，漏洞百出。然而，当历史跨入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重新解读麦克卢汉，却在西方传播学界悄然兴起。

显然，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麦克卢汉的媒介思想，理解世界范围内重新出现的麦克卢汉热，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对我们已有的研究成果作出系统的梳理，有一个客观、清醒的认识和评价。

一、麦克卢汉研究的历时性回顾

1、“一颗来自外太空的流星”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年7月出生于加拿大西部的艾伯塔省的埃德蒙顿小镇。父亲从事保险销售，母亲是个演员，幼年的麦克卢汉受其母亲的影响，对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至于在他进入大学之前，就已经记住了大量英国诗人的作品。

早年麦克卢汉在曼尼托巴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anitoba）学习工程，但他对于英国文学不断增长的热情淹没了他想当工程师的愿望。1935年，麦克卢汉进入英国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攻读英国文学，并于1942年完成了博士学业，其博士论文的题目是《纳什在他那个时代学问中的地位》，托马斯·纳什（Thomas Nashe）是伊丽莎白时代的作家兼教育家。论文检讨了逻辑和科学中的现代偏向，这种偏向的结果，就是牛顿世界观及其钟表式精确性在19世纪欧洲的胜利。早年从事文学研究的麦克卢汉，就已经显示出其研究视域宽阔的特性。

回到加拿大的麦克卢汉开始了他长达20多年的文学教授生涯，他先后在威斯康辛大学、圣路易斯大学任教。1946年他成为多伦多大学的文学教授，1963年起担任该校的文化与技术中心主任。在20多年的教师生涯中，麦克卢汉发表了许多文章，论述了从中世纪到现代的一批西方作家。

从50年代开始，麦克卢汉由文学领域转向传播学领域，美国为代表的现代大众媒介、大众社会是他主要的研究对象。

1951年，《机械新娘》出版，这是麦克卢汉由文学教授、批评家转向传播学研究的重要标志。该书分析了社会及报纸、广播、电影、广告等传播媒介给

人带来的心理压力，初步显露了麦克卢汉怪诞而富有洞察力的见解，为他赢得了“福特基金会”赞助的“文化与传播研究会”主席的职位。

1962年，麦克卢汉的第二部著作《古登堡星云——印刷人的出现》问世，他因此获得加拿大政府奖，并确立了他在西方思想界特立独行的思想家的地位。

进入传播学领域的麦克卢汉试图突破原来传播研究的文学偏向，代之以“客观的探索”，在他看来，作为美国教育和工业领域基础的印刷技术即将被传播业的电子革命所取代。因此，探讨印刷以及与之相连的文字在整个西方社会、尤其是在美国社会的形成中的作用，探讨电子媒介这一新型的传播媒体的文化意义就十分重要了。

1964年，《理解媒介——人体的延伸》（*Understanding Media—The Extensions of Man*）由美国麦格罗——希尔书局（*McGraw—Hill Book Company*）出版。这原本“是受美国教育部委托以油印本的报告形式出现的，旨在阐明如何在中等学校中讲授传播媒介的效果。”^[i]这本以“人的延伸”为副标题的著作使麦克卢汉迅速成为全“美国知识分子和学生为之倾倒的人物”，《纽约先驱论坛报》称麦克卢汉是“继牛顿、达尔文、弗洛伊德、爱因斯坦以来的思想家……”是“电子时代的先知”。《理解媒介》比较详尽地论述了有关“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媒介即讯息”等观点，以及他独特的媒介冷热论，这本书是他泛媒介观的最好体现。所以，《理解媒介》历来被视作麦克卢汉的经典之作。

随后出版的《媒介即信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1967年*）、《地球村的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 in the Global Village, 1967年*）等一系列著作，继续阐发着他特异的媒介思想。

整个60年代，麦克卢汉声名卓著，犹如“来自外太空的一颗流星”。他奇特的媒介观和媒介研究方法震动了传播学界，一度成为西方领尽风骚的思想家，法国人甚至为他创造出“麦克卢汉主义”这一新词汇，这个词成为当时流行文化世界的同义语。

从教授英国文学的大学教师到最引人注目的传播学家，麦克卢汉的研究和成功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也在学术领域引起了大论战，《理解媒介——人体的延伸》被同时冠以“最重要、最成熟的著作”和“最最过时了的著作”的称号。喧嚣的60年代以后，很多人批评麦克卢汉是偏狭的技术决定论者，认为媒介讯息论无非是强调媒介的“形式”远比媒介的“内容”重要。攻击他追风潮、赶时髦，信口开河，乍一听或觉新奇，细一琢磨便漏洞百出。伊利诺大学乔治·道格拉斯教授曾在《语义学评论》上批评冷热论，说它究竟是“理论学说”呢，还是言不及义的“花言巧语”呢？麦克卢汉的泛媒介思想以及他独特的论述方式，也是他受到误解和冷遇的一个重要原因。施拉姆评论说：“他的论述方式使得他的观点难以捉摸”^[ii]，“因此他在学术上的态度是有些玄妙的，他发出的信息可以作种种不同的解释”^[iii]。进入80年代以后，麦克卢汉逐渐被人淡忘，他的理论被当作过时的观点或奇谈怪论，在西方传播学著作中常常是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

2、理性的回归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互联网、多媒体、信息高速公路等传播技术的突飞猛进，西方社会重新把目光投向麦克卢汉，投向这位在传播学界掀起轩然大波的思想家。今天的牛津英语字典里有数百个目录涉及麦克卢汉，因特网上也出现了有关麦克卢汉的网页，他的著作在美国等国得到再版，1996年沃亚格（Voyager）公司出版发行了一张全面介绍麦克卢汉的多媒体光盘——《麦克卢汉即讯息》。世界范围，尤其是北美地区出现了一系列有关他的讲座和会议。旧金山曾连续两年举办“西海岸麦克卢汉媒体复兴节”，1998年3月，纽约福得姆大学也举行了为期两天的题为“麦克卢汉的遗产”的研讨会。学术界表现出了重新解读麦克卢汉的浓厚兴趣。90年代中期以来，不仅是一些阐述传播新技术、新动向的书籍纷纷论及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加拿大、美国更是出版了多部专门研究麦克卢汉的专著。1995年，加拿大麦吉尔·昆斯（Megill—Queens）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朱迪斯·斯坦普斯（Judith Stamps）撰写的《改变对现代性的看法：英尼斯·麦克卢汉和法兰克福学派》；1996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格伦·威尔莫特（Glenn Willmott）所著的《麦克卢汉，或逆向的现代主义》；1997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了保罗·本尼戴逊（Paul Benedetti）和南希·德哈特（Nancy Dehart）合编的《通过反视镜向前：有关麦克卢汉的看法和麦克卢汉提出的看法》；纽约基本出版社出版的W·特伦斯·戈登（W·Terrence Gordon）撰写的《马歇尔·麦克卢汉：进入理解的出口》；1998年，加拿大黑玫瑰出版社出版了保罗·格罗斯威勒（Paul Grosswiler）所著的《方法即讯息：以批判理论重新思考麦克卢汉》。

1998年美国《传播学杂志》（季刊）夏季号刊登了匹兹堡大学弗雷德里克·沃塞（Frederick Wasser）教授撰写的评论文章，题为“时下流行的对麦克卢汉的看法”，对近年来出版的一系列关于麦克卢汉研究的专著，进行了分析评述，沃塞认为，这显示出学术界对麦克卢汉及其思想作出了多样化的解读，或把他视作语言学家，或把他视作文学分析家，或把他视作历史学家。这些研究成果使近年来逐渐出现的第二次麦克卢汉热迥异于60、70年代的喧闹，这是理性的回归。因为伴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崛起，以媒介形态为研究焦点的麦克卢汉必然会从寂寞中走出，他的关于传播的基本思想，关于传播现状与未来的极富前沿性、挑战性的理解，必将会引起学术界的重新思考。

当年的麦克卢汉由辉煌走入沉寂，与其说这是一个知识精英的衰落过程，还不如说这是一个媒介明星、媒介英雄的衰落。当人们把麦克卢汉看作是一种媒介现象的时候，自然不会想到“麦克卢汉热”还会兴起。然而，麦克卢汉毕竟不单单是媒介英雄，这就注定了他在数字时代的复活。

二、麦克卢汉研究在中国

因为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我国的传播学研究最早是从台湾岛开始的。1953年，台湾政治大学设立新闻研究所，1963年正式着手传播学研究。朱谦先生在该所任教期间所作的“电视——儿童”问题研究，给台岛带来了第一个传播学研究范例。

台岛的传播学者们极为关注当代国际传播学界的学术动态，早在1967年徐

佳士就在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主办的《新闻学研究》第1集上发表专论：《麦克卢汉的传播理论评介》，这是早期麦克卢汉研究中我国学者对麦克卢汉传播思想作出的较为全面的介绍和批评。徐佳士分别就“媒介即讯息”、“媒介是人体的延伸”以及冷热媒介等问题作出评述，对麦克卢汉的理论探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麦克卢汉为传播理论所获取的财宝中，最足珍贵的也许是他为媒介的长期效果所提供的假设。到目前为止，传播效果的研究，几乎完全集中于探讨媒介在施教、改变态度及意见，以及销售商等方面的短期效果。但是大众传播媒介在其长期的作用中，对社会将产生什么影响呢？对于这个问题只有人表达过希望或忧虑。不先行预料保险箱中有什么，而对媒介进行过真正的分析和观察，而且不以卫道精神提出媒介长期效果的假设的，麦克卢汉是第一人。”^[iv]

除了发表专文研究之外，台湾当代一些最有影响的传播学者在其所出版的传播学专著中对麦克卢汉媒介思想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如由台湾三民书局陆续推出的李金铨先生的《大众传播理论》（1983年）、李茂政先生的《大众传播新论》（1994年）、方兰生先生的《传播原理》（1996年），都从不同的侧面对麦克卢汉的基本媒介观作出了评析，其中尤以李金铨先生的观点对大陆学者影响最为明显，他的关于“麦克卢汉是个预言家，严格说不能算是社会科学家”的评价曾为内地学者广泛引用。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麦克卢汉的代表作《理解媒介——人体的延伸》，早在1981年就由叶明德译成中文《传播工具新论》，由台湾巨流图书公司出版发行，毫无疑问，该书的出版为台湾学界的麦克卢汉研究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我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起步甚晚，80年代中期以后日渐增多的国际学术交流使国内学者开始接触麦克卢汉的媒介传播思想，著文演说也开始述及麦克卢汉。80年代末深圳大学的何道宽先生在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支持下完成了《理解媒介——人体的延伸》一书的翻译，但由于受到学术市场萎缩的影响，该书实际上直到1993年6月才与读者见面，译名为《人的延伸——媒介通论》。2000年10月，经作者重新修订，商务印书馆重新出版了这部著作，更名为《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首印5000册。《理解媒介》在90年代的两次出版发行，既反映出国内传播学研究步伐的加快，也为我们理性审视麦克卢汉的传播思想创造了基本条件。

从80年代后期开始，大陆学者陆续以各种形式评介麦克卢汉。其中，1988年~1997年多是在有关传播学者的专著或教材中论及麦克卢汉，1988年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戴元光等先生的《传播学原理与应用》，是内地最早的以大量篇幅介绍麦克卢汉的一部著作。该书对麦克卢汉基本持肯定态度，也批评了麦克卢汉的泛媒介观，指出其过分强调媒介的作用，论述缺乏科学性。现任教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李彬先生也是较早关注麦克卢汉的学者，早在1991年《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第4期就发表了她的文章《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麦克卢汉媒介观之新探》。在1993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传播学引论》中，李彬在“媒介分析”一章中专辟一节，评介“麦克卢汉的奇谈怪论”，他

肯定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是“打开了透视媒介本体的新天窗”^[v]。比《传播学引论》要早一年，1992年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张咏华的《大众传播学》同样也用了整整一节的篇幅来评介麦克卢汉，作者在介绍了麦克卢汉的一些基本观点之后，肯定了他的一些“大胆创新”、“轰动一时”的论断，但又从多方面对麦克卢汉作了否定的批判，认为麦克卢汉把媒介描绘成导致社会变动的最大动力，走向了技术决定论的极端……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九十年代是中国传播学获得明显发展的一个时期，我们现时拥有的一批传播学教材或专著大都出自于那个年代，除上面提到的三本之外，还有：董天策的《传播学导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张国良的《传播学原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邵培仁的《传播学导论》（浙江大学出版社，1997年），徐耀魁的《西方新闻理论评析》（新华出版社，1998年），胡正荣的《传播学总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年），郭庆光的《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等等。无论这些学者对麦克卢汉的媒介思想如何表述，如何评介，但起码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麦克卢汉是无法回避的。

受到世界范围内麦克卢汉研究热的影响，中国传播学界有关麦克卢汉的研究在97、98年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分界线，如果说在这之前国内学者大多只是在专著中论及麦克卢汉，那么从这时起专门研究评述麦克卢汉的学术论文明显增多。1997年，《国际新闻界》和《新闻与传播研究》分别发表了两篇有关麦克卢汉的专论：“‘忧虑的时代’与不忧虑的麦克卢汉”（王怡红）“麦克卢汉的传播思想”（陈卫星），尽管在文章中两位作者不同程度地表示出对麦克卢汉媒介观点的怀疑与批判，但我们仍可把它们视为大陆学者重读麦克卢汉的前奏。从1998年开始，国内一些重要的学术期刊及重点高校的学报，如《现代传播》、《新闻大学》、《深圳大学学报》等等，陆续发表了许多研究、介绍麦克卢汉的文章，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01年底，关于麦克卢汉的专门性研究或有关新技术网络传播等内容而涉及对麦克卢汉的讨论，公开发表的论文达20余篇。

显然，这是中国内地学界对全球麦克卢汉热的呼应，它反映出我国学者对麦克卢汉媒介思想的再研究、再认识。一些学者在这一过程中明显地修正了过去对麦克卢汉的批评，认为：“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一些原理，含义深刻，不但在当时具有前瞻性的特点，而且在因特网崛起正在挑战传统的传媒及传统的传播学理论的今天，倍显出其启迪意义……学术界以往对麦氏理论的批评中恐不无疏漏。”^[vi]徐耀魁在1999年第1期《国际新闻界》发表的“对大众传播的再认识”一文中，也间接修正了过去的观点，认为“随着时光的流逝和时代的变迁，麦克卢汉关于媒介作用的再认识大多为社会实践所证实，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对麦克卢汉的学说给予重新的认识和评价。”^[vii]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形态和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使整个人类社会出现了全球化、信息化、生态化的趋势，这一过程到20世纪的最后10年日益突出地被人们直接感受到。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90年代末期的中国学者在重新探讨麦克卢汉媒介思想的意义和价值方面，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因为

人们发现，当我们“力求对因特网进行深思熟虑的分析的时候，麦克卢汉又从‘无声无息之中’走了出来，重新扩展、启发着人们的思路。”^[viii]

三、误读了的麦克卢汉

世界范围内第二次麦克卢汉热波及中国不过数年，应该说，国内学者的有关研究还是做得相当勤奋、努力。对近年来的研究所作的梳理，是为了使我们对研究现状有一个客观、清晰的认识和评价，即我们目前所做的还仅仅只是关于麦克卢汉理论的一个导入工作，还谈不上对麦克卢汉的媒介思想作出系统、完整的理解、批评。

目前国内对麦克卢汉的研究主要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浅表性、重复性的研究较多。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研究状态，即对麦克卢汉的理论只是作一些描述性的介绍，介绍麦克卢汉的生平、著作，学术界的两次热点讨论或对麦克卢汉的思想理论作出简单的归纳，如将他的媒介思想称之为媒介三论：媒介讯息论，媒介延伸论和媒介冷热论。当我们一再重复这些研究结论时，我们却很少去思考这种结论的归纳是否科学、准确。一个学者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理论的构建与他的成长历史是不可分离的，对麦克卢汉学术生涯和个人生活的研究，目的是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麦克卢汉：他的理论渊源，他理解媒介的方式与当时人文环境和人文思潮的关联，但我们却很少能看到在这个问题上有比较深入的思考。在有些问题的分析和评价方面，基本上沿用着前辈学者如施拉姆或港台学者的一些观点，却很少思考这些观点是否偏颇，是否受到历史的局限。也许受到研究资料的限制，有些文章在内容、体例上的重合是十分惊人的。这种现象即使在第二次研究麦克卢汉的过程中也非常明显，因此，难免给人留下这么一个印象，所谓麦克卢汉研究，不过是人云亦云。

二是纠缠于具体问题的讨论，作散点式的研究。无论是早些年出版的传播学教材中有关麦克卢汉的章节，还是近年发表的有关学术论文，都呈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比较关注麦克卢汉单个媒介观点的讨论，这主要集中在他的三个重要的观点上。如果说对“媒介是人体的延伸”这一命题人们大部分持理解态度以外，在“媒介即讯息”的说法面前，则争论最多。有人认为这是“大智若愚，深含哲理的高妙之言”，体现了麦克卢汉对媒介独到的分析，是麦克卢汉站在思想家的高度对媒介本质的哲学概括。但也有人认为这反映了麦克卢汉的技术决定论的思想倾向，不过是一种巧妙而偏激的理论。在媒介冷热分类问题上，基本上是众口一辞的批评，认为这种划分方法既不科学也不实用，颇有哗众取宠之嫌。在麦克卢汉研究中，对他的一些主要的理论命题的探讨毫无疑问是非常必要的，但这并不能代替我们对麦克卢汉媒介思想的系统把握，而这恰恰是完整、准确的理解麦克卢汉的基础。在已有的研究中，我们很少去思考麦克卢汉这些理论命题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我们从未去追问麦克卢汉媒介思想的核心视点是什么。这当然会影响我们对于麦克卢汉的基本理解，比如认为他的媒介理论无系统可言，只有闪光的思想，毫无逻辑关联，是零乱的，支离破碎的，甚至攻击一点，不及其余。

三是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传播学者，麦克卢汉

全新的思维方式、独特的媒介理论是无法让人回避的，就这一点，我们在过去的研究中已经意识到了，特别是世界范围内重新解读麦克卢汉之后，人们更进一步确定了他的价值和意义。但这种确定大多是从抽象意义上所作出的，比如称赞他是天才的预言家，是媒介狂欢时代的先知，是20世纪的思想巨人；认为《理解媒介》是世界进入信息时代的先导，是一座绕不开的丰碑，具有超前的、后现代意识。但是由于缺乏对麦克卢汉的全面系统的理解，与这种抽象肯定相伴随的，往往是对具体的理论命题的否定，质疑他大部分的理论命题，因此几乎很少有人客观全面的肯定他。比如媒介即讯息与极端媒介技术决定论倾向；认为“地球村”流露出浅薄而盲目的乐观情绪，是为人类的梦想做广告；在冷热媒介的划分标准上纠缠不清，陷于其中不能自拔的结果就是断定麦克卢汉不过是在信口开河。麦克卢汉的思想是跳跃的、玄妙的，没有严密的理论，缺乏学术的严谨性和连贯性。

研究过程中存在着这些问题应该说是很自然的，毕竟我们传播学研究的学科背景还不深厚，有关麦克卢汉的理论导入还很不充分，资料的占有也十分有限，但我们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差距。问题的出现和存在，同我们的治学的功力底蕴有关，除此之外，也同我们的心态有关。如果不客气的说，内地学者有时真的缺乏一种沉静的治学心态，因此在麦克卢汉研究问题上人云亦云的现象一度十分突出。80、90年代出版的传播学著作凡涉及麦克卢汉大多持否定态度，当然失之偏颇，但近年来受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又是一片空泛的肯定赞誉，同样缺乏理性科学的批评。这种急功近利，这种浮泛的心态，导致对麦克卢汉媒介思想的误读就是很自然的了。

不少学者在信息时代扑面而来的今天，高度称赞麦克卢汉天才般的预言。如果仅仅只是停留在这个层面来重读麦克卢汉，那未免太肤浅了。作为一个学者，沉寂多年之后重新受到学界的关注，毫无疑问，其思想必有其精深博大之处。因此，我们的研究应该作更深一层的思考，否则重读麦克卢汉就失去了意义和价值。

杰姆·乔伊说过：批评家得花300年的时间理解麦克卢汉。麦克卢汉为什么会选取这么一个独特的视角来审视媒介？他果真如人所云只有闪光的思想不具有缜密的逻辑架构？也许麦克卢汉真的被误读了。

关于这个问题，作者将另辟专章，集中讨论麦克卢汉媒介思想的核心视点与逻辑架构。

注释：

[i] 丹尼尔·杰·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190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

[ii] [美]施拉姆、波特：《传播学概论》，136~137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

[iii] 同上。

[iv] 徐佳士：《麦克卢汉的传播理论评介》，台湾《新闻学研究》第1集，台湾

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967年。

[v] 李彬：《传播学引论》，168页，新华出版社，1993年。

[vi] 张咏华，《新形势下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再认识》，33—39页，《现代传播》，2001年第1期。

[vii] 徐耀魁，《对大众传播的再认识》，22—26页，《国际新闻界》，1991年第1期。

[viii] 屠忠俊，《网络多媒体传播——媒介进化史上新的里程碑》，21—26页，《新闻大学》，1999年春季号。

参考文献

1.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商务印书馆，2000年。
2. [加]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3. [美]Daniel J. Czitrom：《美国大众传播思潮：从摩斯到麦克卢汉》，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4年。
4. [美]梅尔文·L·德弗勒、埃弗勒特·E·丹尼斯：《大众媒介通论》，华夏出版社，1989年。
5. [美]丹尼尔·杰·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
6. 殷晓蓉：《战后美国传播学的理论发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
7. 李金铨：《大众传播理论》，台湾三民书局，1983年。
8. 李彬：《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1993年。
9. 徐佳士：《麦克卢汉的传播理论评介》，载台湾《新闻学研究》第1集，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967年。
- 10 陈卫星：《麦克卢汉的传播思想》，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4期。
- 11张咏华：《新形势下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再认识》，载《现代传播》，2000年第1期。

[关闭本页](#)

本网版权与免责声明：

①凡本网注明“本文章（新闻）来自：SJC”的作品，版权均属于本网，如需转载、摘编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上述作品，请在使用时注明“来源：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http://journal.whu.edu.cn>）”。

②凡本网注明“本文章（新闻）来自：XXX（非本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